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  
第六十五回 呂翰林法堂認婦 安瑞雲御前賦詩

詞曰：眼耳雖然稱的當，若盡憑他，半是糊塗帳。世事不係聞與望，原來都在心頭上。倘人兒心實難放，月影花前，忽見他相傍。正是個喜從天降，早驚破夢中模樣。

這首開詞按下。

話表牙役取過夾棒，臨妝姐魂都嚇掉（弔）了。安瑞雲暗想道：皇上欽犯，若不夾訊，難以回旨。吩咐眾牙役將呂昆靴子去了。才要動刑，呂昆只得故意的說：「恐犯員一時心忙意亂，想不起來。大人將那婦人帶來一面，便知明白。」安部院命牙役將柳卿雲帶至公案前，呂昆一見，抱頭痛哭：「原來是賢卿！」

愁雲靄靄連山鎖，劈開迷霧見青天。

下官自別你之後，日夜心懸，不知賢卿如今怎能到此？」柳卿雲將前後事說了一遍。如今呂昆義不容辭，只得認下。安瑞雲見他既認，將金釵還與柳卿雲收執；發在公處，候旨定奪。安部院退堂不題。

再言呂昆與柳氏出了部院衙門，有人備了一所公館，將他二人看守在內。次日，安瑞雲回奏天子，奉旨：「將呂昆革職。該談應龍既招贅呂昆在家為婿，豈不知情？顯係郎丈為奸，理應降級，姑寬免究。著令談應龍準備房屋，擇日代呂昆迎娶柳氏。」談應龍得旨，就在家內一應安排齊備。萬輝將柳卿雲接到家下，過了幾天。那一日，正逢花燭之期，談翰林備了彩轎、執事，到萬輝家下迎娶柳氏，與呂昆完姻。正是：

九重雨露恩深廣，一封丹詔及卑微。

暢春院韓媽兒得了這個信，悄悄將這座〔院〕廢了，免得多事。自呂昆與柳卿雲完姻之後，談小姐卻也是一樣來往，縱有些（此）醋意，只好忍耐些（此）須，這且不題。

再言安瑞雲小姐自從登州失散之後，目下可謂（為）因禍得福，遇難呈祥，且喜又代柳卿雲完其百年大事，自己思想：父母親戚俱在京都，不能出頭一見；再者年以及笄，未成佳配，眼看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梭，只有去日，那有來年？雖蒙皇上寵用，到底於此身無益，終不成不男不女一世罷了？每日在衙署中思想，樓頭冷落三更露，官署空悲一夜風。愁上添愁愁更篤，怨中加怨怨無窮。不覺的漸漸容顏減瘦，愁鎖雙眉，得了些病痛在身，告假在衙門靜養，並不理事。皇上另委別員代印。

臨妝見小姐一日瘦似一日，一天狠似一天，卻也焦愁在心。問道：「小姐還是那裡不好？待奴差人去請醫士，前來調治如何？」安小姐聽得臨妝要請醫士，雙眉忽皺，一陣心酸，向著臨妝道：

「縱有靈丹和妙藥，難治心頭恨與愁。

怕對菱花容貌瘦，懶觀經史怨尤多。

只恐花殘人易老，可憐歲去日已過。

試看古今如我輩，紅顏薄命反遭磨。

看來也是該應如此，只好聽天由命。」臨妝細想，卻也不能擔這個干係；再者小姐倘有不測，如之奈何？瞞著小姐，請了個醫生前來看小姐的病症，小姐也只得依從。一連服了幾劑藥餌，並不見效。臨妝乃是個有能的女子，惟恐小姐災星過度，代他各處許願求神，總無靈效。每日親自服侍湯水，其餘的人並不許到小姐跟前。一連過了月餘，臨妝日夜辛苦，又加憂慮，卻也染了些微微之恙。可憐他主僕二人：

朱唇未把胭脂點，玉面何曾用粉塗？

一病慄慄常臥榻，可憐主僕共遭魔。

一日，皇上聞得都察院張朗病重在榻，龍心甚慮，下旨命太醫院親赴都察院衙門診視。太醫見他一團憂鬱，皆由心事而起，下了一服解悶消憂的煎劑。臨妝見得太醫前來，卻也難得，也與太醫看看脈息。主僕二人服了太醫的藥，漸覺人事新鮮，飲食少進，病體數日全愈。謝恩消假，依然升堂理事。

正逢中秋佳節，皇上下旨：賜宴御園，詔諸臣賞月。卻見一輪月色橫空，玉宇無塵，銀河灣影。龍心大悅，隨命諸臣賦詩慶賞。此刻六部九卿十三科道皆無可對，惟恐有犯聖心，故爾不敢向前。只有安瑞雲出班應對，皇上大喜，命內監取了文房四寶，御題命詠中秋晚月。張朗提起兔毫，並不沉吟，一筆而成，呈上御案。皇上一看：

一輪初湧照乾坤，皎潔蟾光分外明。

庭院碧梧金露冷，廣寒丹桂彩雲輕。

素娥有恨憐秋夜，青女常愁混太清。

可惜晶瑩有圓缺，比人離合若浮雲。